



小说家的散文

张抗抗 著

书之书

张抗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之书/张抗抗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7

(小说家的散文)

ISBN 978-7-5559-0506-6

I.①书… II.①张…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452 号

选题策划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书籍设计 刘婉君
责任校对 赵红宙
责任印制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5 000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路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作者简介

张抗抗，作家，1950年出生于杭州。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以及《张抗抗自选集》五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冰心散文奖等多种奖项。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目录

第一辑 自序跋

3
— 1 —

自由的灵魂

9
— 1 —

在写作中享受寂寞

16
— 1 —

“作”是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21
— 1 —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道

24
— 1 —

另一个自我

26

悦人？悦己？

28

“写什么”与“怎么写”之我见

31

作为“独白”的散文

34

静思与遐想

39

情爱的审美意识

第二辑 创作谈

45

我写《北极光》

60

有意无艺

65

走进历史

——给一位评论家的回信

70

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

81

行为与欲念

85

芝麻虽小

89

无邪有思

92

红色变奏曲

95

我为什么写作

98

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窗

第三辑 书评

109

大写的“人”字

116

可能

——读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莽丛中》

121

骑兵军飓风

——读巴别尔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130

追述中的拷问

——读杜高《又见昨天》有感

134

你对命运说：“不！”

147

乌托邦臆想的隐蔽动因

——读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有感

160

青春文学的裂变

166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

——读父亲张白怀《摇晃的天目山》有感

第四辑 讲演

175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181

汉语魔方

195

强心录

——中国当代文学中所描述的美国华族

225

新世纪文学与社会“互动”之新

第一辑 自序跋

自由的灵魂

那六本散文集被拆成了一堆蓬松的书页,凌乱地摞在桌上。

为了编选这本散文自选集,我不得不忍痛把那些书肢解开来,像是拆卸着一片老旧的建筑物,然后从中挑选出尚可使用的砖瓦木料,试图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所新的房子。

连自己都很惊讶,这六本散文集的字数加起来,竟然有一百余万字了。

似乎并没有通常那种收获的欣喜。相反,心里倒是有几分说不出的滋味。

一个所谓写小说起家的人,却是如此不务正业。忙里偷闲,或干脆说是闲中偷懒,信手随笔、日积月累地炮制了这么些杂乱无章的东西。

可谓是无心插柳,种瓜得豆。不知是悲哀呢,还是惭愧。

心里却是喜欢着散文的。

尽管在俄罗斯正统文学的概念中,一直将戏剧和诗歌以外的文学体裁,统统称为散文;短、中、长篇小说,都划归于大散文的范畴内;叙事与抒情、写实与虚构,并无严格的区别和界限。然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古代的文言散文嬗变而来的近代白话散文,或咏物或寄情或怀思,均与注重情节和人物的小说有着油水不可交融的排斥和隔绝。

小说就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创造了“天人合一”之宇宙观的中国的读者和作者,在文学样式上,似乎不赞成一元论。

也曾经有过散文体的优秀小说,也曾经有过讲述故事的好散文,却是偶然的个例特例。岁月流长,小说还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

它们彼此是那么不可相互替代,就像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各领风骚。如同男人和女人,彼此倾慕又相互戒备;彼此贪婪地吮吸对方,却又永远被无法逾越的那道“性沟”分割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即便婚恋,也不擅繁衍后代。

汪曾祺老师曾戏言说,长篇小说像是蟒蛇,而短篇小说,是这世上不可缺少的蚯蚓。汪老的这个比喻,令人会心。细想起来,无论晴天雨季,那小小的蚯蚓,滑润的表皮充满了弹性和伸缩力,不经意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将我们板结的土地弄得松软活跃。

那么散文呢?如果说文学评论是啄木鸟,杂文是鹰,散文就

是燕子或黄鹂,随意而灵巧地在蓝天草丛中飞来飞去,唱着自己的歌。

还可说,散文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上清爽可口的冷盘,几乎任何“素材”,在专习“散文”的厨师手下,都可做成精致小巧的冷盘,或酸或甜或麻辣或酸甜。通常是一种材料一方风味,一碟碟同时展现着,决不混淆也不重复。素朴、清淡、简约得难以察觉厨师的功夫,甚至,看上去吃起来它们似乎不用调料。所以每当热菜上来时,冷盘常常仍被挽留桌上,依然受着食客的青睐……

还可说,散文是庞杂缤纷的服装世界里,置于大衣夹克羽绒服西服裙服套装之外,陈列在橱窗角落的运动服或休闲服。

干脆就是紧贴着身体的内衣内裤,袜子手套凉帽围巾也说不定啊!

用一点裁衣剩下的边角碎料,再有一个构想,就能做点儿什么了,它从来都不是批量生产的,它只是剪刀下一个瞬间的火星。

最后还可说,散文是城市轰鸣污浊的机动车流中,穿街过巷的自行车;是远离城市的高楼之外,匿于山里的农舍或别墅;是林中的小草,是蒲公英是野芥菜是蘑菇……

这也许就是散文?——难以承担起史诗般画卷的重任,却又将这美丽而苦难的世界,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地留在了笔下。故事已远去,人和物亦已淡然,唯有作者微弱的感叹和思绪,还萦绕飘散在空气里……

所以我不能不写散文。

散文于我,除去以上那种天然与质朴之美的诱惑,更难以抗拒的,是它的诚实。

常常觉得一个写小说的人,像坐在一架纺织机前,竖纱横梭,日日编织着一个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别人的想象;用虚构去满足愿望。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这种编织——假如树叶能够采来直接制成衣服的话。又常常觉得写小说像是为读者造一座桥,将人们送去彼岸;或是造一条船,你得用手撑起竹篙,送人们过河。桥不能塌,船不能漏,上了岸,你须藏起自己,躲在树后,望着他们各奔东西。至于他们去了哪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而我却是一个更为关心自己将去哪里的人。

明知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我只是在世上行走。虽然四处都是前人踏出来的足迹,被散乱脚印围困,却是越发地天苍地茫,歧路惶惶。

空旷荒凉的苍穹之下,独自穿过无声的原野,只听见自己寂寞的喃喃低语。是自己同自己的交谈,是头脑向灵魂的诉说。没有旁听者。

人除了对别人说话,还需要同自己说话。

也许,小说是为了讲给别人;而散文,是讲给自己。

那时便有了散文。

散文从笔下流淌出来时,倏忽间像是深吸了一口洁净的空气,心灵颤动着,像是被洗涤了一遍。

甚至,我也是一个性急而且没有耐心的人。

所以我常常放下手中的织机,走到屋外的树林里去。我宁可去寻找干草和树枝,哪怕是一根真正的麻绳。我避开了那座桥和那条船,既不想造桥也不想造船。我走到湍急的河边去,脱下身上沉重而累赘的衣服,赤身裸体地跃入水中,让清澈温暖的河水,漂起我的头发,洗涤我抚摸我无遮无掩的身体。

我希望着也相信着,定有些会游泳的人,跳下水来与我同行。我们不必乘船也不用过桥,我们顺水漂流或逆水迎浪,坦坦荡荡,无牵无挂。

那个时刻便有了散文。

散文是人生的一个忠实陪伴者。

它的忠实来自于你的真诚。投之以心,报之以腑。多少种人间情怀,无论哀伤悲愤欢乐激扬,我只是渴望着这世上有一条河流,能让我直抒胸臆。

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的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

都说散文是美。而真正的美文,写在没有伪装更没有稿格的白纸上。

真诚永远只是一个存于心底的美好愿望。

很多的时候,或许由于懒惰由于懈怠,由于自己无法摆脱的某种虚假和局限,由于难以超越的束缚,以及在各种理由下不得不妥协的对付,于是在匆匆忙忙逝去的日月里,写下了一些平庸而拙劣的文字。

我能够容忍自己的粗糙,却不能容忍平庸。

我能够理解疏懒,而不能原谅伪善。

我依然向往着散文所深含的真知灼见,为着这苦痛而迷茫的人生。

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灵魂笔下,散文才会散溢和弥漫着思想的魅力。

还会继续写散文。是日后还能拆下重盖新屋的那种。慰藉我,也慰藉你。

1995 年

(本文系《张抗抗散文自选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

在写作中享受寂寞

十六年。四百万字。

这是从 1979 年开始发表的作品开始计算的,至 1995 年底。

短、中、长篇小说加散文随笔,三十余种单行本和专集。

是不是真的应该或者可以出文集了呢?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惴惴自问。

难的是没有衡量的标尺。除非进行读者和专家投票。

文集开始热起来时,我寄望于自己将来的年迈,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

直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老总和编辑专程来了北京。梁晓声把李国文、叶楠老师和我推荐给他们,却一再强调说自己的文集还得等一等。于是,事情突然就变得责无旁贷了。

若是把自己十多年来的作品,从头到尾细细地梳理一遍——就像在冬天的菜窖干活,将储存冬菜的烂帮黄叶一层层丢弃;或